

溫州經籍志



經籍



溫州經籍志卷六

瑞安 孫詒讓 編

經部

四書類

宋

沈氏

大廉

論語說

經義考二百十八

佚

經義考二百十八

直齋書錄解題三五峯論語指南一卷監南嶽廟胡宏仁仲撰詳論黃

祖舜沈大廉之說

案沈提刑大廉萬厯溫州府志宦業傳雍正浙江通志嘉慶瑞

安縣志名臣傳並有傳其所著論語說今無傳本惟胡宏五峯

集五埏錄論語指南一卷其篇目下注云證黃祖舜繼道沈大

廉元簡之說書中引沈氏說凡二十一條其十條並論黃說之優劣則沈書內當亦采黃說矣五峯集世無梓本流傳頗眇今錄所引沈說于此以傳元簡學術之略其五峯評語文繁不及載也 論語指南父在觀其志章黃氏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觀人子之志可也父歿之後其志可以施爲則觀其所行如何耳君子不忍其親三年之閒孝子唯恐不及于父所行之道或當或否將有所不暇議忍改之乎沈氏曰昔居先君之喪於哀苦中而得此說甚以爲合于人情也禮之用和爲貴章沈氏曰禮固貴和小大由之則過於和矣不復以禮節之則不可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者申上言也人而不仁如禮何章沈氏曰不仁者私意橫生何有于禮樂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至吾不與祭如不祭二章黃氏曰魯躋

僖公亂昭穆也既灌之後所以降神故不欲觀之或者不喻而窮其說孔子爲魯諱故託以不知而指其掌其意若曰明乎上下之分治天下無難矣夫祭以誠爲主今從逆祀而失昭穆之義于誠何有是祭與不祭等矣此孔子之所不與若吾與點也之與同沈氏曰逆祀之說極好指其掌上詞已斷矣下所言以類記之者也不必比而同之與字一說恐未安也射不主皮章黃氏曰古者射有五善不特主皮兼取禮樂容節也古者力役之事分而爲二欲其可法矣後世徒以中皮爲善強弱無別同爲一科故夫子言古之道以明今之不然沈氏曰嘗見趙岐有是說而然之當無以易也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章沈氏曰弟子之善記事如此上言仁者好惡矣然言能惡人則或者疑焉于是復明仁者之心曰本無所惡也人之過也各於其黨章沈

氏曰伊尹周公皆是過乃所以爲仁參乎吾道一以貫之章黃氏曰夫子垂世立教學者宗之或得其一體或聞其一言有稱其博學者有譽其多能者皆不能徧觀而熟察之乃若聖人之道則聞而知之傳以心也默而識之悟以心也況其泛應于域中雖千變萬化未始有窮而會歸于一心則天地之純全萬人之大體皆其分內耳所謂一以貫之也曾子蚤遊聖門省身于內守之以約故夫子告之不待發問而曾子受之不復致疑可謂相契以心得于言意之外矣及其答門人之問語之以忠恕者亦以其違道不遠者告之使之求諸心而切于踐履者也蓋忠之爲心無纖介之私其毋自欺亦不欺人也恕之爲心無物我之閒其處人亦如其在己也忠恕生于吾心則彼已不立孰爲町畦將盡己之性以盡物之性而至於參天地其於一貫之

妙舉積此矣曾子至是蓋不容言而門人之問不得已而應之
于是形容夫子之道非忠恕兩言無以明之使門人而悟曾子
之言則一之名亦不立矣是道也曾子之傳于聖人門人之受
于曾子又未可以淺淡論沈氏曰此論亦鄙見所同曾子所以
告之門人者則是一轉語也宰予晝寢章黃氏曰記曰晝居于
內問其疾可也君子非有疾不居內今宰予好內而懷安無其
質矣教何所施故孔子淡責之沈氏曰好內之說竊以爲不然
宰予固不至是聖人亦不察人之微至是也但晝而多寢昏惰
無精進故夫子淡責之晏平仲善與人交章黃氏曰晏子相齊
景公執國政孔子久于齊而不能用徒以交際爲恭非王公之
尊賢也于此猶善其能全交者可見夫子之忠恕沈氏曰此恐
只是不沒其寔非有爲而言也季文子三思而後行章沈氏曰

鄉人林德惠嘗云時人稱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夫子以爲不然曰如能再思可矣何望其三乎如三家之強文子殆未之思也子謂仲弓章黃氏曰此論仲弓之德不用于天子必用于諸侯如牛之駢且角雖不用於郊山川亦不舍之矣鯀殛而禹興不以其類廢之也沈氏曰先儒謂指仲弓父之言非也斥父稱子豈聖人之意人之才德不係于世類才者雖不大用必小用故以郊與山川言之亦非謂天子諸侯也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章黃氏曰學道未至于無心非善學也自問不能至實若虛無矜伐之心也犯而不校無物我之心也此顏子克己之學沈氏曰矜伐之心由物我之心生也自好問若虛以至不校皆是無物我之事不必分也子見齊衰者冕衣裳者至顏淵喟然歎曰二章黃氏曰哀敬之道常存于心故見之者誠有觸于中其作

也其趨也有不期而然矣蓋夫子平日踐履之道所謂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也眾人憊不知覺顏子于此獨有省焉所以喟然發歎也蓋嘗論聖人之道大包六合而小不外乎身遠貫萬古而近不離乎日用若窮高極眇而求之于渺茫恍惚其去道益遠矣顏子既發歎而悟昔日之非于是吐其胸中所見言之若曰人之所以不見道者以才爲之累也向也從事于堅高前後之際矜吾聰明任吾智力卒之罔然無得若有遐志矣而夫子誘而教之于博學之閒則又欲罷而不能至是才無所施聰明智力盡矣恍然有若見其卓然獨存者不可以它求也雖欲從之又烏得而存之反之吾身而已然後知吾之心卽聖人之心也聖人所謂哀敬之道亦吾所體之道也平居日用之閒吾與聖人豈有二哉所以四科之列同爲之冠聖人之門獨以

好學許之也沈氏曰此論淡見顏子學問之道嘗見一鄉人髣髴此說謂鑽仰前後之初求有所見及夫子誘之于博約之後不能自己竭力而進乃有所見雖欲從之末由也已終不可及不若此論去聰明智力而有所得之爲妙也但上文見齊衰者恐意不相蒙也鄉人讎章黃氏曰禮鄉人裼子朝服而立於阼階存室神也讎卽裼也沈氏曰龜山謂誠意于除厲此論自佳先儒謂存室恐非也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章沈氏曰好惡而唯鄉人是從未必當也要當公吾心而察焉其善惡者自有見焉可也孟子言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得此也此句疑有奪字君子義以爲質章沈氏曰此非爲學者言爲立政事言也以義度宜事之始也行之則有節文焉又出之以孫民聽不駭戾守之以信又久有所成也若夫爲學者則敬以直內乃

其本也當仁不讓于師章沈氏曰此言爲仁之急如此在當爲之時師亦不讓非真不讓也生而知之者上也章黃氏曰生知出于天資如由仁義行是也故爲上學而知則思而後得如行仁義是也故次之沈氏曰行仁義非學也仁義在我而已而曰行之是人與道二也執柯以伐柯疑于同矣而猶以爲遠者二物故也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故知行仁義非學也生而知之誠也學而知之誠之也周公謂魯公曰章沈氏曰周公不施其親不私于親也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章沈氏曰理一而已本末先後貫爲爲下有奪字如草木一區之內種子根莖華實具在其中人未之見也下學上達亦在識之而已

陳氏 一鶚

論語注

張九成橫浦文集十八

佚

萬厯溫州府志十宋進士紹興壬子張九成榜陳一鶚永嘉人知廣德軍

案陳一鶚舊府縣志無傳橫浦集二陳氏考妣墓誌銘稱其字曰開祖載其官爲左朝散郎通判紹興軍府事又云開祖博極羣書而一意於聖學平居晬然遇事輒斷不屈以勢而周必大平園續稿入亦言其嘗爲豫章倅其箸述則府縣志皆未載惟橫浦集十八與陳開祖書云前此拜書欲求所注論語及韓柳釋音未蒙見教云云知其有此二書然宋以來書目並未箸錄則其佚久矣

何氏逢源論語集解

十卷經叢考二百十六

佚經叢考二百十六

王十朋何提刑墓誌銘公長於理學尤精論語覃思二十年每見學者必與講論有集解一十卷簡嚴明白超詣處諸儒所不到且自序其書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爲己則能爲人爲人則兩失之矣凡平日臨政遇物一以所得於書者從事蓋非苟知之也

梅溪集二十九

案何氏論語集解最爲梅溪所推今傳本久佚惟蔡氏節論語

集說尙引數條今錄出之以見其槩富與貴是人之所欲章曰無終會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此極言仁之不可離也

集說

臧文仲居蔡章曰奉一物如此其識陋矣

集說

逸民章曰

降志辱身與隱居放言固非聖人所甚取至若夷齊其節高矣

然使後之人一於高明則亦不可以爲萬世法而無弊者其

惟聖人之時乎

集說

子夏之門人章曰子夏之言是初學擇交

者也子張之言是學已成而泛交者也

集說

皆梅溪所謂簡嚴

明白者惜所引不多也

王氏

十朋

論語解

續文獻通考一百七十五

佚

案汪玉山作梅谿墓誌云有論語講義指授學者未成書

詳卷二尚

書解

此論語解疑亦門人輯講義遺藁爲之

諸葛氏

說

論語說

經義考二百十八園論語說

雍正浙江通志二百四十二作艮

佚

經義考二百十八

薛氏

季宣

論語少學

水心文集二十九宋史藝文志一國史經籍志二並作小學誤今從長齋叢語集三十經義考二百十八

二卷

宋史藝文志一國史經籍志二經義考二百十八

佚

經義考二百十八

自序推步占天未足與言天道之至緡絲測海未足與窺溟海之深

見諉聞以求聖人之言我知其無以議爲也然則聖人之道其終不可

學邪曰無

句

求之則得不求則不得也自明其德道積於厥躬誠以思

之睿以通之間學以參之神而明之天之高地之厚鬼神之盛遂古方
來之遠將無所藏其用聖人之道其無以外此夫魯侯得之喬梓而周
公識其見賢曾蒧鼓瑟詠雩而仲尼與之言志聖人之學果可以意知
而事得乎走於論語之書願學焉而終身者也謂其旁通倫類細淪幽
眇就之而不見挹之而愈深雖一本諸人情曾非力行可到嘗朝而誦
暮而思忘寢食而求但見其源源而泉混混而淵灝灝而美進乎前無以從
而後取諸右無以逢其左泯泯默默而未得以臻其極也卷之有以自
樂行之足以迨時走於夫子之言知其一而不知其二矣強筆少學識
之於書庶乎它日見之有以知其不足戾之斯改得之斯尙天未喪道
一或將可質諸聖人之門也曰以此明孔子之言則庸敢不知量

良齋浪

語集三十

葉適題後一人之身眾人之身也一身之家天下之家也一士之學萬世其由之學也不以其身麗眾人之身必自成其身其身成而能合乎眾人之身矣若夫私其身者非也不以其家累天下之家必自治其家其家治而能合乎天下之家矣若夫私其家者非也不以其學諉萬世其由之學必自善其學其學善而能合乎萬世其由之學矣若夫私其學者非也師雖有傳說雖有本然而學者必自善其善則聰明有開也義理有辨也德行有新也推之乎萬世所共由不異矣謂必用一說一本者以學爲諉者也不一說不一本而不至乎其由者以學爲私者也常州先生薛氏箸論語小學教授畱君刻於學官某謹書其後

水心

文集二十九

論語直解

經義考二百十八 萬厯溫州府志十七作約說 續文獻通考一百七十五有約說無少學直解

佚

經義考二百十八

自序巧匠不世生

經義考二百十八作出

其法具乎規矩繩墨聖人不世作其言

在乎禮易詩書然則禮易詩書

經義考作與

夫規矩繩墨往之所以貽後

今之所以求古也卽規矩繩墨以爲員方雖非巧匠而巧匠之制作於

此乎在由禮易詩書以趣

經義考作趨

禮義雖非聖人而聖人之精誠備於

吾身學者爲道而舍經猶工人而去其規墨也雖有工垂之指其能制

器乎孔子聖之至也顯乎其渾邈乎其宏其靜也々其動也乾道貫古

今而體之以虛神偕造化而終之以愚望之平平卽之峩峩寂如其若

亡

經義考作忘

歸如其若存挹而愈沖撓而愈清觀其行則不過乎物察其

言則適當人心無色無形旣高且明無墉無隍肅肅茫茫止止而安安

者歟盡性而參天者歟贊焉以辭猶日而裊螢鑿之竅元

經義考作死別本作光並

非

均無事焉適亡其所存而已自伏羲至於

經義考作以至

文公其時亨其政

行其言事具乎禮易詩書曰闇而弗明得孔子而彌章非聖人無以知